

封新卯主教祝聖典禮——歷史性的一刻

韓德力

二零零四年主顯節，封新卯神父在河北省一個小教區衡水教區被祝聖為助理主教，當地有二十七位神父，六十位修女，二萬六千位教友。祝聖典禮在一千多位教友及多位神父共祭下舉行。之前我在中國大陸尚未參加過祝聖主教的典禮，此次應邀參禮，乃因為準主教封新卯為南懷仁文化協會在比利時的留學生。我和參禮的教友及其他外國賓客等候了相當長的時間，大家祈禱、唱聖歌，因為典禮延遲多時才開始。我們雖然不清楚當時進行討論的細節如何，但充分體會事情的重要及意義。

這是一件令人矚目的事，可謂「歷史性」的事件。教區神職團體及政府雙方盡力化解了過去五十年來祝聖中國主教始終存在的爭執。多虧他們的努力，讓這些向來存在的爭執，至少在這件事上，能夠獲得一些釐清。

是什麼原因使封新卯主教的祝聖成為「歷史性」的一刻？是否從前有所誤會的問題，這次在景縣忽然都得以澄清？我不這麼認為。在景縣所以有新局面及新希望，是因中國政府和衡水教區的神職團體展開了一段漫長、開放、誠懇的協商，就祝聖

典禮的禮儀安排事宜進行討論和組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清楚地辨明耶穌所說的：「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瑪二十二 21）。為政府而言，這種禮儀只是「主教就職典禮——即教區行政首長就任」。為神父而言，卻是「天主子民的牧人」。一位主教被揀選成為正式的「僕人及領導人」，擔任基督在今日世界的代表，帶領他的團體舉行聖祭。這純屬宗教事件，讓天主教信友慶祝他們信仰的奧蹟：神父中的一位領受圓滿的聖秩聖事，成為他們的牧者（主教），他的職責是「在信仰上帶領基督的羊群」。成為「主教」是天主的召喚。揀選主教候選人意指，從神父當中分辨誰最合乎這個召喚。進行的過程中應讓神父和他們的團體做信仰的省思。如果是物質動機、個人企圖心或外在壓力，都會破壞這個信仰的省思，結果對教會毫無用處。祝聖被揀選的人是一個禮儀慶典，其中的整個過程完全是團體信仰的一種喜慶。這是「屬於天主的」。

我們並不意外，因為對公開承認非信者的人而言，要他們以信仰來瞭解這件事，當然不容易。他們認為主教只是領導人及教區首長。對教友而言，從這個觀點來看主教的職務雖然重要而且真實，但應以主教的牧人職為優先。這項職務指出主教在社會中的角色，也代表他在行政上的地位，主教的新任務理當受到尊重並獲適當的定位。主教應有政府的認定，他的就職是在政府同意下的行動，他的教會團體應依法登記。這些都屬凱撒的權下。這確實值得中國神父及政府當局花數小時的功夫，努力釐清在他們的禮儀中什麼是屬於天主，什麼是屬於凱撒。唯有坦誠開放的交談才能達到這個效果。雙方都應努力去除他們心中可能存有的歷史或意識型態上的偏見，進入各自不同的思考領域，避免固執己見，保持開放、願意瞭解對方觀點的態度。這就是在景縣他們所做的，也是所以會耗費那麼多時間的主要原因。雙方都值得嘉獎。

揀選與祝聖一位主教時，區分什麼屬於天主，

什麼屬於凱撒，乍看之下似乎不難，但過去五十年來中國大陸長期爭議這個問題，又顯示出問題其實並不簡單。因為觀點不同而且對峙，可是又從來沒有就此進行公開討論。最後在景縣，神父們與政府當局勇於面對，花了數小時坦誠開放的協商，終於讓這個一向對立的問題達到雙方一致的意見，雖然禮儀因此拖延了很久才得以開始舉行。這麼做確實值得。最後，教友們欣喜地慶祝新主教，按教會老傳統和教會法規定，在神職團體經過信仰省思後所揀選者，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及中國主教團得到中國政府當局許可下所一致同意任命的。慶典在一個小的主教座堂按中國式的禮儀舉行，接著是遊行，隊伍沿著景縣街上，進入人民大會堂大廳，在教區一千多位教友前繼續舉行。當中有不少是非官方（地下）教會的教友和神父。因此這個慶典成爲政府與教會領導人之間、官方與非官方教會教友之間，一次聯手合作的場合。

我們可以這麼說，這次景縣的主教祝聖不同

於一九五八年後中國其他主教的祝聖。當年有兩位中國主教在未獲教宗任命情況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祝聖。爲此造成歷史性的爭執，自一九五八年後在中國祝聖主教經常遭到誤解。祝聖新主教不是未取得教宗任命而令教會當局及教友們不悅，就是無法獲得政府當局同意而使新主教在中國的法律下是不合法的，導致他的主教牧靈工作成爲可能受到懲治的行爲。

經過五十年的歷史，促成了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可卻未獲宗座承認的「官方」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而「非官方」（地下）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則既未被宗座也未被中國政府當局認可。我們知道，過去二十多年來，有不少中國官方主教向教宗提出申請讓他們的地位正常化。他們之中也有很多得到了正面答覆，獲得教宗任命。目前爲止，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主教，包括官方與非官方，是由教宗所任命。然而事實上中國只有兩種主教：合法與不合法，端視教會法或國家憲法而定，這是不健康

也不正常的。在中國內部這種情形造成神父（主教）的分裂及教友的困擾，他們已搞不清楚究竟是應該參加彌撒或不參加彌撒。

中國政府當局曾逮捕了幾位地下教會的主教，因為他們進行「不合法的活動」。當局強力堅持宗教活動應依法登記，這當然沒錯，可是卻又忽略「地下」教會團體在政權長期不容忍的政策下，強行置入基督信仰不可接受的道理的過程中，早已發展成根深蒂固的存在之一特殊事實。當局如此取締非官方教會只會使教會受到傷害，也有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聲譽，因為憲法保證「宗教信仰自由」。

爲什麼要拖延這個中國獨有，而在全球一百六十五個國家都不成問題的爭執呢？

多年來我們期待中梵關係正常化可澄清這個現狀，然而每次我們希望有所突破時，總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使希望破滅。無論如何我們依然抱持希望。但縱使沒有外交關係，我們感覺到，一種誠摯

但非正式的文談——像這次景縣的例子——是否也會有助於消除這些既無益於人又有損政教關係的無效爭論！二零零四年主顯節景縣主教祝聖禮可視爲朝向此舉的積極步驟。神父們及政府代表們在漫長的協商過程中付出的精神體力，帶來了神聖禮儀慶典的豐碩成果。即使雙方——政府當局和景縣的神職團體——未必對禮儀各方面都覺得滿意，但這次行動仍很具正面意義。不能盼望積存五十年的爭執可立即消除，但至少在景縣有積極的成果。但願這些努力對日後舉行的禮儀有所裨益，並且對過去多年來一直有誤解的爭執得到確定的結果及最終的解決之道。這種爭議的解決可讓中國教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皆蒙其利。 □